

欣然斋笔记

杨 明 著

大概是由于习染和职业的缘故，每到一处跟读过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点关系的地方，即使“遗迹”已经荡然，也还是免不了会临风怀想。这也算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情吧。那么自己制作的东西，也应该要求它不是“砂器”，不是“豆腐渣”。尽管明知限于能力，事实上未必能做得坚牢，但是心向往之，总要求自己至少能做到不说、少说空话。事实上，写了点东西，大约总不想让它速朽。这么想不算是野心或者狂妄吧……

·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欣然斋笔记

杨 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欣然斋笔记 / 杨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5
(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ISBN 978 - 7 - 5473 - 0104 - 3

I. 欣… II. 杨…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2167 号

欣然斋笔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1.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104 - 3

定 价: 36.00 元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由我国现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笔记丛书，可供学界、知识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学习、阅读欣赏，以丰富学养，增广见闻。

笔记是我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学术笔记层出不穷，代表作如汉应劭《风俗通义》、宋沈括《梦溪笔谈》、清赵翼《陔余丛考》，皆极具考据、辨证价值。笔记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语辞、述史事、写情景等。其特点是，偶有心得，随笔记录，虽零星琐碎而不忌，题材广泛，上天入地，虽散漫驳杂亦不厌。由于文章短小，却多新意，内容不拘，而涉猎广阔，自古以来，颇受世人重视。然而多年来，学界已养成好发宏论的风气，一个论点，一个新题，不动笔则已，动笔则万言十万言，似乎不成论文、专著，不足以讲清道理，以致鸿篇巨制满眼，遂有灾梨祸枣之讥。为纠此偏，今特编纂一套“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以发扬笔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积极作用。

学人笔记，多累积经年，小玑片玉，埋没可惜，能摭拾汇为一札，公之于世，诚学界之幸事。至于有的已作为单篇发表者，贵其能独出机杼，别具手眼，亦酌情周纳，以增本丛书光彩。

本丛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作者大力支持合作，谨在此深致谢忱。

东方出版中心

序

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好意,让我的这些小文有机会面临读者的评判。正当完稿之际,偶尔听到电视里嘉宾关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谈论。他们谈的主要建筑。嘉宾说我们要敬畏历史,要有一种“生活在历史里”的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仅要保护好祖先留下来的古建筑,还要想到我们正在建造的东西是要留传给后人的。我觉得这话叫人怦然心动。大概是由于习染和职业的缘故,每到一处跟读过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点关系的地方,即使“遗迹”已经荡然,也还是免不了会临风怀想。这也算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情吧。那么自己制作的东西,也应该要求它不是“砂器”,不是“豆腐渣”。尽管明知限于能力,事实上未必能做得坚牢,但是心向往之,总要求自己至少能不说、少说空话。事实上,写了点东西,大约总不想让它速朽。这么想不算是野心或者狂妄吧。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问题,但若主观上都没有一点“生活在历史里”的意识,那又何必写下来,还要花费编辑先生、印刷工人的劳动,耗费纸张油墨,让读者去看呢?

以上是由偶然的契机引发的一点想法,也是编写这本小书时的真实心情。

本书分为三卷。其中约有十分之三未曾发表过,其他内容虽曾发表,但这次也大多数都加以改写。一方面借机在个别地方做些补充或修正,一方面使其合乎笔记的体式。有的以前发表时是

序

长文，如今拆散后加上小标题，就更显豁一些。比如卷三讨论“兴象”的内容，原来是按时代顺序列举例证，现在改为按观点举证，也许会鲜明些，集中些，让读者感到比较容易抓住线索。书中内容，有关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古代文论者居多，这是由我的工作、研习情况所决定的。我1978年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运熙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1981年毕业留校，就在王先生创建并任所长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工作，并参加王先生和顾易生先生主编的国家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撰写，配合王先生撰写了其中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卷。其后仍然主要从事古代文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收入本书的，也就以这方面的内容为多。其写作年代，则从研究生时代直至今日。

我之所以能做一点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实在是非常感谢导师运熙先生。先生的教导，对我个人而言，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先生强调读书面要广，特别强调读史书。先生说史书不但能让我们从大的方面了解作品的背景和作家的生活环境，而且能使我们在解读作品的细节方面获得收获。二是先生强调打好基础，特别是精读一些重要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籍，说那样可以获得举一反三、一以当十的效果。三是先生谆谆教导研习古代文学批评一定要与研习文学史结合起来，决不可从理论到理论。看一位批评家的理论表述，必须结合他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以至他本人的创作。必须在熟悉古代作品、古代文学创作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进行古代文论的研究。先生的这些教导，我以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让我终生受用。编写这本小书时，回味先生的话，回顾三十年来走过的路，心中涌起对先生衷心的感激和崇敬。

目 录

序 / 1

卷一 诗文杂谈

- 1 《神女赋》中宋玉梦见了神女吗 / 3
- 2 宋玉和神女的纠葛 / 7
- 3 汉武帝始立乐府 / 9
- 4 二陆所居之华亭 / 11
- 5 陆机重视创新 / 15
- 6 陆机《演连珠》的比喻 / 18
- 7 连珠体的形成 / 21
- 8 《文选》卢谌、刘琨四言赠答诗注误 / 25
- 9 刘琨赠卢谌诗“璧由识真显” / 28
- 10 《艺文类聚》载卢谌《答刘琨》应是刘琨答卢谌 / 30
- 11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 31
- 12 陈武学《行路难》 / 35

目

录

- 13 读高适的《营州歌》 / 37
14 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 / 41
15 崔颢《雁门胡人歌》、王昌龄《箜篌引》所反映的民族关系 / 44
16 李白《古风》三十四的费解之处 / 47
17 李白《远别离》寓意及作年 / 52
18 李白《乌栖曲》的异文 / 54
19 《哥舒歌》“至今窥牧马” / 57
20 “姑苏城外寒山寺” / 60
21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作于何时何地 / 65
22 “罗列儿孙”还是“罗列儿孩” / 67
23 律诗中的情句景句 / 68
24 “以后二句续前二句” / 73
25 谢灵运诗中以后二句续前二句 / 76
26 明乎句式有助理解 / 78
27 方回论“双峙力缴” / 82
28 “宛转相承”：文句的一种接续方式 / 85
29 “宛转相承”与玄学论文 / 89
30 刘勰著述中的“宛转相承” / 93
31 映带体、婉转体、菁华体 / 96
32 取影 / 98
33 一种源远流长的阐释方法 / 101
34 六朝人之于《诗》《骚》 / 106
35 摘句嗟赏的风气 / 110

- 36 “犹恨少序节物” / 113
- 37 情以物兴与物以情观 / 115
- 38 王夫之为何欣赏“杨柳依依” / 118
- 39 从“言不尽意”说到文学与哲学 / 120

卷二 文论琐议

- 40 以气论人和以气论文 / 129
- 41 “气之清浊有体” / 133
- 42 《典论·论文》之“书论” / 136
- 43 “雅好慷慨”的文学观 / 139
- 44 “家嫂辞情慷慨” / 141
- 45 从《圣人无情论》说起 / 142
- 46 《文心雕龙》所谓“自然” / 145
- 47 刘勰论文为何从“道”说起 / 148
- 48 刘勰对《楚辞》优点的认识 / 151
- 49 刘勰、钟嵘评汉代古诗 / 153
- 50 刘勰对历代赋的评论 / 156
- 51 刘勰批判宋齐文风 / 160
- 52 刘勰“八体”中的“新奇”和“轻靡” / 165
- 53 刘勰论《诗经》的比兴 / 167
- 54 《文心雕龙·隐秀》补文中的八个字 / 171
- 55 钟嵘所说的“兴”是何含义 / 173
- 56 “体二之才” / 175

目

录

- 57 阮籍“情寄八荒之表”和嵇康“托喻清远” / 179
58 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 182
59 陆机之“深”和潘岳之“浅”、谢益寿之“轻华” / 186
60 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 / 188
61 “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间里已具” / 190
62 “义”和“理”：“厥义夐矣”和“理过其辞” / 191
63 关于钟嵘《诗品》的几条注释 / 195
64 萧纲与裴子野对立在哪里 / 199
65 关于以文章取士 / 201
66 叶适、袁枚论萧纲《与湘东王书》 / 205
67 《与湘东王书》的几个费解之处 / 208
68 所谓“文章地理，必须惬意” / 210
69 李翱论文亦尚奇崛 / 212
70 《花间集序》何曾批判官体之“淫靡” / 215
71 欧阳炯《花间集序》无意论述“词史” / 218

卷三 概念辨析

- 72 今之“文学”与古之“文学” / 225
73 汉魏六朝之所谓“文章” / 230
74 阮元说“文”、“笔”有误 / 234
75 对萧绎论“文”“笔”的误解 / 237
76 “象”不等于今之“形象” / 239
77 孨虞《文章流别论》“假象尽辞” / 244

- 78 《文心雕龙·神思》“情用象通” / 246
79 《文心雕龙·神思》所谓“意象” / 249
80 “意象”用于称说人物 / 250
81 用“意象”称说自然或社会环境 / 256
82 用“意象”论画 / 258
83 以“意象”论书法 / 261
84 旧题王昌龄《诗格》、司空图《诗品》中的“意象” / 264
85 宋元人以“意象”论文 / 267
86 当“意象”称说形象描绘时应如何理解 / 272
87 王廷相言“意象透莹” / 275
88 陆时雍《诗镜》中的“意象” / 277
89 “意”与“象”的对举 / 281
90 何景明批评李东阳诗 / 284
91 古代诗文评论所用“意象”一语的含义 / 286
92 “兴象”也不是指说形象 / 288
93 “兴象”之义略等于“兴” / 293
94 当“兴象”评论形象描绘时如何正确理解 / 294
95 “兴象”含义的几个特例 / 299
96 明人所谓兴象玲珑 / 301
97 兴象深微和兴象天然 / 303
98 “兴在象外”和“象中有兴” / 307
99 兴象与兴趣 / 309
100 “兴趣”、“兴象”并非专主清空淡远 / 312
101 所谓“意在言外”有种种不同 / 315
102 略说“意境” / 320

目

录

- 103 “言志”与“缘情” / 324
- 104 释《文选》赋“情”类的命名 / 327
- 105 郑笺、孔疏并不以为“兴”都是发端 / 330
- 106 讨论“兴”义应多从“阐释”、“接受”角度出发 / 334
- 107 汉儒之所调“兴”是寄托、拟象 / 336
- 108 孔颖达论兴之“象” / 338
- 109 毛、郑、孔氏所举兴辞不全是自然物 / 342
- 110 谈“势” / 348
- 111 再说“势”和“文势” / 353

卷 一

诗文杂谈

1

《神女赋》中宋玉梦见了神女吗

关于巫山神女，想来许多读者并不感到陌生。乘船经过三峡，在江北岸巫山县东，有“巫山十二峰”，其中之一便是被杜甫称为“娟妙”的神女峰。游人过此，无不仰面瞻望，就像旅欧的客人经过莱茵河声闻岩时仰首寻觅罗累莱的倩影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女却比那位德国的仙子历史悠久得多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文人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就记载了这位神女的故事，描绘了她动人的姿容。赋里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远望巫山的高唐之观，宋玉向襄王述说了先王梦中与神女交欢的事。神女临去时，说自己“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襄王听后不胜向往，当夜也梦见了神女，可是神女却若即若离，终于“欢情未接”，怅然离去。襄王醒后，便命宋玉作赋以记之。

《高唐赋》、《神女赋》均载于《文选》卷十九。前篇写先王遇神女，并描写巫山高唐的风景；后篇则写襄王之梦，描绘神女的美丽。在我国文学史上，这是两篇非常有名的作品。后世许许多多诗人，为之流连，发于吟咏。熟语所谓朝云暮雨，即出于此。连毛泽东畅游长江时，遥望云天，胸中涌起改造山河的豪气，也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可知这古老的传说，其影响是何等深远。

但是关于这有名的故事，却有一段至今未了的公案。就是《神

女赋》所写梦见神女者，究竟是襄王还是宋玉。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宋代的沈括（著名的《梦溪笔谈》的作者）和姚宽。他们说《神女赋》中写的原是宋玉梦见神女，认为历代文人说襄王梦遇神女，乃是赋中王、玉二字讹倒造成的误读。他们并无版本依据，只是据赋中文理、用语加以揣测。清代许多《文选》学者赞成其说，少数人如冯浩、赵曦明则不以为然，并对沈、姚举出的理由一一予以反驳。今日学界也仍存在这样两种歧见，许多学者赞同沈括、姚宽的看法。

笔者却不以沈、姚之说为然。试看观察历代文人歌咏其事的作品，发现作者们向来是说襄王梦神女而非宋玉，早在《文选》编撰之前就是如此，南北朝、唐代均无异词，因此沈、姚之说实难以令人信服。今举证加以说明。首先还要交代一下：许多歌咏巫山神女的诗作，都混言楚王、荆王、君王，可以解释成“先王”，也可以解释成襄王。那样的例子我们一般都不拿来作为证据。还有，按宋玉所写，神女曾荐枕于“先王”（应即怀王），与襄王则未及于乱，只是梦中相见而已。但诗人吟咏不拘小节，往往笼统地说“襄王云雨”。故若诗中没有与《神女赋》的其他细节相对应处，只有“襄王云雨”、“襄王梦”之类话头，那我们就还不能据以有力地断定诗人就是因《神女赋》而言的，因为他可能误将《高唐赋》中的先王说成襄王了。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般也不举为证据。我们尽量举可以明确理解为《神女赋》襄王梦遇的作品。

首先可举出曹植的《洛神赋》。《洛神赋序》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种种描写，多有脱胎于《神女赋》的痕迹。最值得注意的，是赋中开头部分的一节：“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试与《神女赋》开头部分

“精神恍忽……见一妇人”、“状何如也”云云比较，便觉十分相似。曹植的身份是君王，只有他才看到了洛神，其臣（御者）乃一无所见，只能询问“其状若何，臣愿闻之”。这正与《神女赋》中襄王见到了神女，侍臣宋玉问“状何如也”相对应，也正与《神女赋》所说“他人莫睹，王览其状”相对应。就连《洛神赋》描写洛神的“骨像应图”，该也是从《神女赋》的“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而来。洛神之只为君王所见，正与神女之只与襄王相交接相类。从曹植的这一构思逆而推之，《神女赋》写的是神女与襄王遇，而不是与宋玉相遇。

其次看北朝魏收的《美女篇》：“楚襄游梦去，陈思朝洛归。参差结旌旆，掩靄顿骖𬴂。变化看台曲，骇散属川沂。仍令赋神女，俄闻要宓妃。照梁何足艳，升霞反奋飞。可言不可见，言是复言非。”将楚襄王做梦与曹植遇宓妃并提，其中单数句咏楚襄事，双数句咏曹植事，各诗句均与《高唐赋》、《神女赋》以及《洛神赋》中的描写相对应。“参差结旌旆”对应于《高唐赋》所说“王将欲往见之……建云旆，蜺为旌”，“变化看台曲”对应于赋中“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其上独有云气……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的描写。“仍令赋神女”一句从《高唐赋》过渡到《神女赋》，是说襄王“游梦”即梦游而见神女，并令宋玉赋之。“照梁”句对应于《神女赋》中形容神女的“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可言不可见”句则照应赋末“暗然而冥，忽不知处”。魏收此诗决非泛泛然将楚王事用作典故，而是一一贴合于赋的原文，因此可以认为他所读到的《神女赋》确是襄王梦神女且命宋玉作赋，而不是宋玉“游梦”。

再次看唐代诗人所作：

刘希夷《巫山怀古》云：“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归来高堂夜，金缸焰青烟。颓想卧瑶席，梦魂何翩翩。”写襄王期盼神女降临、归卧入梦情景。开头两句，是说襄王与宋玉同游、听宋玉讲述神女事后，“悠然”怀想。“归来”即指游云梦归来。“落日”、“高堂